《道德经》通识课 · 第三十四讲

不自为大

第三十四章 · 故能成其大

这一章讲一件怪事：道养了万物，却不承认自己是主。

因为它不承认，所以它成了最大的那个。

老子把它叫「终不自为大」。

编讲：西域老铁

https://tiewenbin.com



壹

泛

大道泛兮，其可左右——它漫开了，往左也行，往右也行。

一个能往任何方向去的东西，就没有一个专门的位置。

这一节讲「泛」：道不在某处，

也不在别处，它在所有处。



一条道，两个名字

原文与今译

原文

大道泛兮，其可左右。

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，功成而不名有。

衣养万物而不为主，常无欲，可名于小；

万物归焉而不为主，可名为大。

以其终不自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四层结构

无所不在 道漫流各处，左也行右也行，没有专位。

不辞不有 万物靠它活，它不推辞；事情成了，它不挂名。

可小 它养万物却不做主人，无欲无求——从这一面看，它小。

可大 万物都归向它，它仍不做主人——从这一面看，它大。

底本按通行本。「功成而不名有」一作「功成不居」，河上公本、王弼本略有出入。

今译

大道广泛流行，左右上下无所不到。万物依赖它生长而不推辞，完成了功业，办妥了事业，而不占有名誉。

它养育万物而不自以为主，可以称它为「小」；万物归附而不自以为主宰，可以称它为「大」。

正因为他不自以为伟大，所以才能成就它的伟大、完成它的伟大。

一句话，三次退让

生 **恃之以生**——万物靠它活着，这是最大的功劳。

不有 **功成而不名有**——功劳在那儿，名字不签。

不为主 **而不为主**——连「我是主人」这句话也不说。

> 「不辞」二字有两解：不推辞，还是不夸口？
> 这一处分寸，下一页单说。

「不辞」的两个读法

一个讲不拒绝，一个讲不表功

读法一 · 不推辞

「辞」作推辞、拒绝。

万物靠它生长，它一样也不推掉——来者不拒，谁也不挡。

这一读，讲的是**承担**：道什么都接。

顺下来，「不有」才显得重：接过全部，却不留一件。

读法二 · 不言辞

「辞」作言辞、说法。不辞就是不表功、不开口说自己做了什么。

这一读，讲的是**沉默**：它做了，但从来不说。

河上公一系多把这句往「不自言其功」上解。

顺下来，与下一句「功成而不名有」正好连成一句：不说，也不署名。

两读可以合起来：道既什么都接（不推），也什么都不说（不言）。接了全部而不说一句，这才是这一章的味道。

> 「不辞」两个字最容易被读成美德。老子说的不是美德，是**没这个动作**——它根本不需要表态。

道在什么地方

东郭子问庄子：所谓道，在哪里？庄子答：**无所不在。**

东郭子不满意，说：总得指个具体地方。庄子说：**在蝼蚁。**

东郭子愣了：怎么这么低下？庄子说：**在稊稗。**（在野草里）

「怎么更低下了？」「**在瓦甓。**」（在破砖烂瓦里）

「怎么越来越过分？」庄子最后说：**在屎溺。**

东郭子不说话了。庄子这才讲道理：你非要我指一个地方，我只能一路往下指——因为往下指，你才会明白它不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地方。

> 「其可左右」就是这个意思：它不在高处专设一个位子。你要找它，得接受它哪儿都在。



无所不在

《庄子》把「泛」讲成了一场追问

所谓道，恶乎在？

……无所不在。

《庄子·知北游》　东郭子问于庄子

这一段常被当成段子读，其实是庄子在拆一个问题：人总想给「道」指一个位置，一指就错。

老子的「泛」是同一个意思，只是他说得更安静：漫开了，左右都可以。

注意「可」字——不是「必在左」，也不是「必在右」，是「左右都行」。这个字把道的尊贵取消了。

「大道泛兮」四家注

泛到什么程度

注家	原文 / 大意	这一读的分量
王弼	言道泛滥，无所不适，可左右上下周旋而用，则无所不至也。	「无所不适」——没有一处不合用。它不挑地方。
河上公	道泛泛然，若浮若沉，随水流而东西，无有常处。	拿水比道：没有固定的家，所以到处都是它的家。
苏辙	道无所不在，而人自不见，故曰泛。	把「泛」解成「散得太开以致看不见」——这是人眼的问题。
通行注	大道广泛流行，左右上下无所不到。	最平的一读，但「左右」二字常被忽略：它讲的是方向上的不挑。

四家都在解释同一个反常处：一样东西越是无所不在，人越说不出它在哪儿。

> 「其可左右」这句真正取消了等级：它不站在上面，也不站在中间——它站在所有地方。

「不为主」的三层

主人这个位子，它一次也没坐

生而不有

给了生命，不持有这些东西

凡「拥有」都要求回报：听我的话、记我的好。道一样都不要。

为而不恃

做了事，不仗着这件事说话

「恃」是以功自居。一旦自居，后面每一句话都带上了利息。

长而不宰

让它长，不去当它的主宰

最难的一层。养大一件东西，还想继续安排它——这是所有父母、所有君主的老毛病。

三层其实是一件事：**给了，就当没给。**一旦记在账上，就成了主客关系。

贰

有

功成而不名有——事做成了，名字不签上去。

这一条听着高，做起来是要人命的：功劳簿上没有你。

这一节讲两个不肯署名的人，

一个隐了，一个让了。



他不言禄

晋文公重耳流亡十九年，回国即位，跟着他吃苦的人都封了官。

《左传》只用了六个字记介之推：**不言禄，禄亦弗及。**——他不提赏，赏也没轮到他。

他母亲问他：你怎么不去求一求？去求，怨谁呢？

他答：明知是错的还去学，罪更重。况且我已经对这事说过怨言了，就再也不吃这份俸禄。

母亲说：那也让人家知道一下呢？他说了一句最狠的话：**言，身之文也。身将隐，焉用文之？是求显也。**

——话是给身子做装饰的。人都要藏起来了，还要装饰干什么？那不就是求显吗。

母亲说：你能做到这样吗？那我跟你一起隐。母子俩就这样隐了，一直到死。

> 「功成而不名有」的极致版本：不是不署名，是连「我该署名」这件事都不提。

「功成而不名有」四家注

为什么不署名

注家	大意	不署名的理由
王弼	功成而不名有者，言其不以功名自居也。	不居，是因为一居功，「道」就变成了「我」。
河上公	功成事就，不以名自常有之也。	把功劳当成自己「常有」之物，是最常见的错觉。
苏辙	万物由之而成，而道未尝以为己有。	关键在「未尝以为」——连想的念头都没有，不是压着不说。
通行注	功业成就了，而不占有名誉。	最实用的一读：可以有事，不可以有「我的事」。

四家共享一个前提：功劳是真实的，不署名不是撒谎，是不把公共的东西记成私人的。

> 署名这件事的代价，老子看得比谁都清：签了名，这个功就不再用得上了。

三分天下有其二

《论语·泰伯》里，孔子给周文王下了一句评语：**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。**

天下的三分之二已经归他，他仍然以臣子的身份事奉殷商。

孔子接着补了一句：**周之德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。**——这可以叫最高的德了。

注意孔子赞的不是他的能力。三分之二在手，还不动手，这是极难忍的一件事。

文王终其一生没有称王。到他儿子武王那一代，才动了手。

> 「而不为主」在政治上最硬的一次执行：手里有实力，位置上仍是臣。



佛家的「三轮体空」

连「我在给」这个念头也空掉

佛家·三轮体空

布施讲三轮：**施者、受者、所施之物**。

「三轮体空」是说这三样都不可执——没有一个真实的「我在给你东西」。

《金刚经》：「**菩萨于法，应无所住行于布施。**」不驻留在「我施」这个相上。

这比「不署名」更彻底：署名可以忍住不写，念头却忍不住不生。

老子·功成而不名有

老子停在「名」这一层：事做成了，名字不挂上去。

他没到「无我」那么远——他只是不把公共的功记成私产。

差别在程度：佛家要空掉「我」，老子只要「我」别占位。

但两家治的是同一个病：把功劳当成了自己的东西。

次序上也有意思：老子讲的是「做完了怎么办」，佛家讲的是「做的时候怎么想」。后者更难，因为那时候念头还没成形。

> 「不名有」是手不签，「三轮体空」是心不记。手不签容易，心不记难。

叁

大

可名于小，也可名为大——同一个东西，两个名字。

凭什么？凭它从不给自己定大小。

这一节是全章的收口：

不自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

同一条道，为什么可小可大

老子在同一段里给了两个名字

这一面	凭什么这么叫	落到人身上
可名于小	衣养万物而不为主，常无欲——它做了所有事，却没有任何要求。	像一个什么忙都帮、什么也不讨的人。你几乎注意不到他。
可名为大	万物归焉而不为主——所有东西都归向它，它仍不当主人。	像一个所有人都来投奔、却从不自称领袖的人。
同一处转折	两句都以「不为主」为条件。去掉这一句，大小都不成立。	「不做主」不是它大的原因，是它能在两个名字间都不被定住的原因。

注意老子的写法：他没有说「它其实很大」。他说的是，你叫它小也对，叫它大也对——因为它不占那个位子。

> 这一页是全章最抽象的地方，也是最实的地方：**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大，看他能不能接受被叫小。**

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

《史记》写禹：**劳身焦思，居外十三年，过家门不敢入。**

他治的是水。水治好了，才有九州、才有贡赋、才有夏朝。功大到无法再大。

可孔子赞他，赞的是另一些细节：**菲饮食，而致孝乎鬼神；恶衣服，而致美乎黻冕；卑宫室，而尽力乎沟洫。**

——自己吃得差，祭神的礼器却讲究；自己穿得差，礼服却考究；自己住的宫室低矮，却把力气全花在田间的沟渠上。

孔子连说两遍：**禹，吾无间然矣。**——我挑不出他的毛病。

> 「衣养万物而不为主」最实的一个样子：把天下的水都疏通好了，自己住得还是那么低。



而不与焉

孔子形容舜禹的四个字

巍巍乎，舜禹之有天下也，

而不与焉。

《论语·泰伯》

「不与」这两个字，历来有解作「不参与」的，也有解作「不以为己有」的。两解都通，后者更贴这一章。

有了天下，却像跟自己没关系一样——这正是老子说的「不为主」。

孔子赞的是这个姿态，老子讲的是这个道理。一个给例子，一个给原因。

「终不自为大」的三条路

不自大，不是装小

不占名

事做成了，不把名字挂上去

这是最外层，也最容易做到。少签一个名，天塌不下来。

不占位

能当主而不当主

文王的三分之二。这一层要抵抗的不是虚荣，是「我能办得更好」的确信。

不占功

连「我该被记住」都不提

介子推那一句「是求显也」。这一层最难，因为它连退让的姿态都不要。

> 三条是同一条的三种深度：**凡是「我的」，都在缩小你。** 老子说，缩到没有，它就成了最大的。

三家落点

对「大」这件事

家	怎么才算大	要不要名位	最后落在哪
老子	终不自为大，故能成其大	不要。一自大，就不是大了。	把「大」交给别人去叫，自己只管做事。
儒家	巍巍乎，而不与焉	可以有位，但不可以有位之心。	用德行撑住名位，名位不落在自己身上。
佛家	无我相、无人相	连「大」这个范畴也空掉。	连「成其大」这个结果也不取。

三家都反对自大，但理由不同：老子是策略（自大则不成其大），儒家是德性（不与焉才是至德），佛家是见地（本来无我）。

> 这一章最好的一句是「以其终不自为大」——注意「终」字：不是某一刻不自大，是到最后都没有。



不自为大
故能成其大

它养了万物，却不肯当主人。

所以万物都往它那里去。

下讲

第三十五章 · 执大象，天下往

下一章接着讲「往」：天下为什么会自己走过去。